

名家经典

CLASSIC
CLASSIC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基督山伯爵（上）

〔法〕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

(中)

〔法〕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目 录

第四十章 早午餐	1
第四十一章 引荐	16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齐奥先生	32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38
第四十四章 家族复仇	47
第四十五章 血雨	73
第四十六章 无限信贷	86
第四十七章 银灰花斑马	101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剑	115
第四十九章 海蒂	128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134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145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157
第五十三章 魔鬼罗贝尔	176

第五十四章	债券的涨跌	195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209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223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238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251
第五十九章	遗嘱	261
第六十章	快报	272
第六十一章	治睡鼠偷桃之法	284
第六十二章	幽灵	297
第六十三章	晚宴	309
第六十四章	乞丐	322
第六十五章	夫妻争吵	333
第六十六章	婚事	345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357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370
第六十九章	调查	381
第七十章	舞会	394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406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朗夫人	412
第七十三章	诺言	427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461
第七十五章	神秘的记录	472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487
第七十七章	海蒂	501

第四十章 早午餐

大家还记得，伯爵饮食很有节制。阿尔贝谈到这一点，担心在纯粹物质的，同时又最不可或缺的方面安排不周，致使这位游客开始就不喜欢巴黎生活。

“我亲爱的伯爵，”阿尔贝说道，“您瞧我惴惴不安，唯恐埃勒戴尔街的烹调，不如西班牙广场的菜肴那样对您的口味。我本应事先问您爱吃什么，以便照您的口味做几样菜。”

“假如您进一步了解了，我，先生，”伯爵微笑着答道，“您对我这样一名游客，就不会照顾得几乎令人脸红了。我在那不勒斯吃过通心粉，在米兰喝玉米粥，在巴伦西亚吃过杂烩，在君士坦丁堡吃过抓饭，在印度吃过千层饼，在中国吃过燕窝。对于我这样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来说，谈不上特定的餐饮。我什么都吃，随遇而安，只是饭量很小。不过，今天，您若是怪我节食，倒是有我胃口的日子，因为从昨天早晨起，我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什么，从昨天早晨起！”客人都高声说道，“您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没有，”基督山回答，“中途，我不得不绕道，去尼姆一带了解点情况，耽搁了时间，我就不愿意停歇了。”

“您在马车上吃过东西吗？”莫尔塞夫问道。

“没有，我睡觉了，每逢我烦闷而无心排遣，或者饥饿而不想吃饭的时候，往往就睡觉。”

“怎么，您能随意支配睡眠，先生？”莫雷尔问道。

“基本上。”

“您有灵丹妙药吗？”

“非常灵验。”

“那对我们生活在非洲的军人就太好了：我们时常吃不上饭，更难找到水喝。”莫雷尔说道。

“是啊，”基督山说道，“可惜的是，这对我这样一个我行我素的人，确是灵丹妙药，而给一支军队用就很危险：要用兵时却睡不醒了。”

“能告诉我们，是什么灵丹妙药吗？”德勃雷问道。

“嗯！我的上帝，可以，”基督山说道，“我并不当作秘密：这是优质鸦片和精纯的大麻混合剂。为确保纯度，鸦片是我亲自去广州买的，而最好的大麻是在东方种植的，即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两种药用相等量调和，制成药丸，需要时吞服，十分钟后就显出药效了。可以问问弗朗兹·德·埃皮奈男爵，我想有一天他尝过。”

“不错，”莫尔塞夫附和道，“他向我提过几句，他甚至还保留了非常惬意的记忆。”

“可是，”博尚作为新闻记者，总是不肯轻信，他问道，“这种药剂您总随身携带吗？”

“总随身携带。”基督山回答。

“如果请您拿出这种珍贵的药丸，给人开开眼，是不是太冒昧呢？”博尚接着说道，他希望当场揭这个外国人的短。

“不会冒昧，先生。”伯爵答道。

他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精美的小盒，是用整块绿宝石制作的，由金螺钮封住口，一拧螺钮，便倒出一粒有豌豆那么大的药丸。小药丸是淡绿色的，散发一种辛辣而沁人心脾的气味。绿宝石盒能容十二粒，现在还有四五粒。

宝石盒围着餐桌转了一圈儿，但是，客人们在手中传递都只顾欣赏精美的宝石盒，而没有细看或嗅一嗅药丸。

“这种灵丹妙药，是您的厨师给您调制的吗？”博尚问道。

“不是，先生，”基督山回答，“这是我真正的享乐，不能交给笨拙的手掌握，我颇懂化学，总是亲手配制这些药丸。”

“这块绿宝石令人赞叹，我从未见过这么大颗的，尽管家母也有几件家传的出色首饰。”夏多-雷诺说道。

“当初我有几颗同样大的，”基督山又说道，“有一颗送给了土耳其皇帝，他就让人镶在他的佩刀上；另一颗赠送给了我们的圣父教皇，他则让人镶在他的三重冕上，同另外一颗相对称；那一颗绿宝石，是拿破仑皇帝赠给他的前任庇护七世^①的，大小差不多，但是远远逊色；第三颗我自己保留，让人凿空做成小盒，也就损失了一半的价值，但是我有专门的用处，用起来很方便。”

每人都惊讶地注视着基督山。他说得极其随便，显而易见，要么他讲的是真话，要么他是个疯子。不过，那颗绿宝石还放在他手上，让人自然而然倾向于头一种假设。

“皇帝和教皇收下这样贵重的礼物，回赠给了您什么呢？”

“土耳其皇帝同意给一个女子自由，”伯爵回答，“我们的圣父教皇，则同意赦免一个人的死罪。因此，我这一生还真有一次，我的权力很大，

^① 庇护七世(1742—1823)，第249任教皇(1800—1823)，他曾为拿破仑一世加冕。

如同上帝让我降生在一座王位的台阶上。”

“您解救的是佩皮诺吧，对不对？”莫尔塞夫高声问道，“您得到的赦免权，用到他身上啦？”

“有可能。”基督山微笑道。

“伯爵先生，您想象不出，我听到您讲这些该有多高兴！”莫尔塞夫说道，“我事先就向我这些朋友宣布，您是个神奇的人物，既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法师，又像中世纪的巫师。然而，巴黎人最爱发表悖论，只要是没有进入他们生活圈子的事实，哪怕再无可辩驳，他们也认为是胡思乱想。比如说，德勃雷天天看报，博尚天天印报，报上刊登赛马俱乐部一名晚归的成员，在大马路上遭人打劫了；圣德民街或者圣日耳曼大街有四个人被杀害；在神庙大街一家咖啡馆，或者在朱利安公共浴池抓住十个、十五个、二十个窃贼，这类社会新闻司空见惯，但是他们却否认马雷马^①地区、罗马郊外，或者蓬蒂尼亚沼泽地^②有强盗。我请求您，伯爵先生，您亲口告诉他们，我就是被那些强盗绑架了，如果没有您仗义出面调解，那么如今，我很可能就身在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永远等待复活，而不是在埃勒戴尔街我这间陋室招待他们吃饭了。”

“哎！”基督山说道，“这样区区小事，您答应过永远不向我提起。”

“伯爵先生，那不是我！”莫尔塞夫高声说道，“而是另外一个人，接受了您同样的帮助，您就把他同我混淆了。正相反，我倒要请您讲一讲；因为，您若是肯说一说当时的情景，也许您不仅让我重温我知道的事，还会告诉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

“不过我认为，”伯爵微笑道，“您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

① 马雷马，意大利中部临海地区。

② 蓬蒂尼亚沼泽地，即意大利蓬蒂尼亚平原。

角色，恐怕同我一样了解事情的经过。”

“我知道的事，如果全讲出来，”莫尔塞夫说道，“那么您能答应我，也把我所不知道的情况全讲出来吗？”

“这样绝对公平。”基督山答道。

“好吧，”莫尔塞夫接着说道，“哪怕这会伤害我的自尊心。当时一连三天，我自以为得到一位戴面具的女郎的青睐，并把那女郎当成图莉或波佩^①的后裔，而其实，我完全被一个村姑给盯上了；要注意，我说村姑，而说不说农妇。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像个傻瓜，比我刚才讲的还要傻，我竟然又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强盗，当成那个农妇了：那人嘴巴没长毛，杨柳细腰；我正要轻薄一下亲吻那贞洁的臂膀，他猛然掏出枪，抵住我的喉头，他的七八个同伙也一齐上手，把我带到，确切地说，把我拖进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在墓穴里，我看到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强盗头子，正在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承蒙他放下书，对我说如果次日早晨6点钟，我还没有把四千埃居倒进他的钱柜里，到了6点15分，我就不再在人间了，那封信还在，在弗朗兹手中，我签上了名，还有路奇·王霸的附言。如果你们还怀疑，我就写信给弗朗兹，他会证实那些签字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现在，我所不了解的，伯爵先生，就是您如何让那些目空一切的强盗，对您毕恭毕敬呢？不瞒您说，弗朗兹和我，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伯爵答道，“我认识那大名鼎鼎的王霸已有十多年了。他很小，还是放羊娃的时候，给我指过路，我给了他不知是哪地方的一枚金币，而他不想欠我的情，又回赠一把手柄由他雕刻的匕首，您

^① 图莉可能是古罗马的一位公主。波佩(?—65)，古罗马女子，以美丽风骚著称，曾为暴君尼禄的妻子或情妇。

在我收藏的武器中大概见过。那次交换小礼物，在我们之间本应结下友谊，可是后来，他不是忘记了那件事，就是没有认出我，他企图劫持我；然而恰恰相反，倒是我把他连同他手下的十二个人，一起逮住了。我可以把他送交罗马的司法部门，而罗马法庭办案很快，对他尤其要照顾，会从速判决。不过，我绝没有那样做，而是把他和他的手下人全放了。”

“条件是他们不再作恶了。”记者博尚笑道，“我非常高兴，看到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诺言。”

“不是，先生，”基督山回答，“只有一个简单的条件，他们永远尊重我，尊重我和我的人。你们这些先生，都是社会主义者、进步党人、人道主义者，你们听了我要讲的话，也许会觉得怪异；我从来不关心别人，我也从来不想保护社会，既然社会并不保护我，进而言之，这个社会关注我，通常也是为了损害我；因此，对他人和社会，我不再尊重，但是保持中立，那么他人和社会就已经亏欠我了。”

“好极了！”夏多-雷诺高声叹道，“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有勇气的人，敢于直言不讳，露骨地宣扬利己主义。这话，讲得真痛快！好啊，伯爵先生！”

“至少讲得很坦率，”莫雷尔说道，“但是我可以肯定，伯爵先生向我们阐述他的处世原则，说得这么绝对，却不会后悔违背过一回。”

“我怎么违背这种原则了，先生？”基督山问道，他按捺不住，目光不时移到马克西米连的身上，而且十分专注，那明亮而清澈的目光，有两三回迫使大胆的年轻人垂下眼睛。

“我就是觉得，”莫雷尔又说道，“您搭救了素不相识的德·莫尔塞夫先生，就是为他人和社会效了力。”

“也是给社会最漂亮的粉饰。”博尚严肃地说道，同时一口喝下一杯香槟酒。

“伯爵先生!”莫尔塞夫高声说道,“您是我认识的最严谨的逻辑学家,现在却不能自圆其说了。您马上就会明白,等一下就要清楚向您证明,您非但不是利己主义者,反而是一位慈善家。啊!伯爵先生,您自称是东方人,地中海东海岸地区人,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野蛮人,您把基督山当作您的姓氏,水手辛伯达作为您的教名,可是您从踏上巴黎街道的这天起,您本能地就具有了我们古怪的巴黎人最大的优点,或者说最大的缺点,也就是说,您给自己安上莫须有的邪恶,却掩饰您实有的美德!”

“我亲爱的子爵,”基督山说道,“从我说的话或者所做的事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您和各位如此赞誉。对我来说,您并不是陌生之人,因为我认识您,让给了您两间客房,请您吃过饭,还把我的一辆马车借给您使用,而且,我们还一起到库尔街,观看川流不息的戴假面具的人,在人民广场的一个窗口观看处死犯人:那次行刑给了您极大的刺激,险些让您晕倒。因此,请问各位先生,我的客人落到你们所称的可怕的强盗手中,我能坐视不管吗?况且,您也知道,我搭救您的时候,心里也有一点打算,就是借您之力,我来游法国时能进入巴黎的沙龙。当时,您可能把这种出游的决心当作一个不明确的、转眼就忘的计划;然而今天,您看到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您不能再回避,否则就食言了。

“我一定履行诺言,”莫尔塞夫说道,“不过我很担心,我亲爱的伯爵,您看惯了千姿百态的风景、生动鲜活的事件、波谲云诡的天际,到了这里会大失所望。在我们这里,丝毫也没有您的冒险生活所习惯的场景。我们的钦博拉索山^①,就是蒙马特尔高地、我们的喜马拉雅山,就是瓦莱里

^① 钦博拉索山,位于厄瓜多尔境内。

安山^①；我们的大沙漠，就是格雷奈勒平原^②，而且还在打一口喷水井，好让商队有水喝。我们这里有窃贼，甚至多得很，尽管不像人们讲的那么多，然而，那些窃贼不怕最尊贵的大老爷，见到小小的警察却吓得要死。总之，法国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国家，巴黎是一座文明化程度极高的城市，因此，您走遍我们的八十五个省，我说八十五个省，当然把科西嘉排除在法国之外，您走遍我们的八十五个省，也找不到一座没有快报站的山头，找不到一个稍微黑暗而警察局没有安煤气灯的岩洞。亲爱的伯爵，也只有一件事我能为您效劳，听从您的调遣：把您引荐到所有地方，或者通过我的朋友引荐您，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为此您不需要任何人。以您的大名、财产和智慧（基督山颌首，略带讥讽地微微一笑），您所到之处，准会受到款待。因此，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我能帮上您的忙。我在巴黎生活也多少习惯了，对舒适的条件多少有些经验，对我们的大商场也多少有些了解，如果这些对您能有什么用处，我就听候您的吩咐，给您找一所合适的住房。我在罗马分享了您的客房，现在却不敢向您提住在我这里。我不宣扬利己主义，但我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因为在我这住所，除我之外，不能有别的人影，除非那身影是一位女子。”

“嗯！”伯爵说道，“这是间金屋，有待藏娇啊。您在罗马，确实向我提过几句，说是考虑结婚；要不要我祝贺您将操办的喜事呢？”

“事情还始终停留在计划阶段，伯爵先生。”

“一有计划，就不可能成空话。”德勃雷接口道。

“不然！”莫尔塞夫说道，“家父执意要结这门亲事，我希望不久，能向您介绍欧仁妮·丹格拉尔小姐，即使不是作为我的妻子，至少也作为我的

① 瓦莱里安山，位于巴黎两面的高地。

② 格雷奈勒平原，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

未婚妻。”

“欧仁妮·丹格拉尔!”基督山重复道,“等一等,她父亲不就是丹格拉尔男爵先生吗?”

“对,”莫尔塞夫答道,“但那是新封的男爵。”

“哎!那有何妨?”基督山则说道,“只要他为国效了力,就理应得到这种封赏。”

“出了大力,”博尚说道,“他骨子里虽是自由派,在1829年,却为国王查理十世凑够了六百万的一笔借款数额;真的,查理十世也就封他为男爵,颁发给他荣誉团勋章,而他也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将勋章挂在背心的兜上,而赫然戴在礼服的扣眼上。”

“噢!”莫尔塞夫笑道,“博尚啊,博尚,您这套留着刊登在《轻口和薄舌》杂志上吧,在我面前,就免谈我的未来岳父。”

他随即又转向基督山:

“您刚才说出他的名字,就好像认识男爵似的。”

“我不认识他,”基督山漫不经心地回答,“但是无须多久,我就可能认识他,因为我要在他的银行开一个信用账户,支付我在伦敦的理查德和布伦特银行、维也纳的阿尔斯泰因和埃斯克莱斯银行,以及罗马的汤姆森和弗伦奇银行的存款。”

在讲最后这家银行时,基督山以眼角余光瞥了瞥马克西米连·莫雷尔。

这个外国人所料不错,他的话果然对马克西米连·莫雷尔产生了作用。马克西米连不禁浑身一抖,就仿佛触了电。

“汤姆森和弗伦奇,”他说道,“您熟悉这家银行吗,先生?”

“那是我在基督世界之都的代理银行,”伯爵不动声色地回答,“我在他们那里能为您做什么吗?”

“哦！伯爵先生，您也许能帮我们查对，有个情况至今未查清楚：这家银行从前帮过我们公司的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否认帮助过我们。”

“愿为您效劳，先生。”基督山颌首答道。

“怎么，”莫尔塞夫说道，“真奇怪，咱们谈着就走了题，说起丹格拉尔先生来了。刚才才是讲为德·基督山伯爵先生找一个合适的住所。喏，诸位，大家都出主意，好确定一个。咱们把大巴黎的这位新客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安置在圣日耳曼城郊大街吧，”夏多-雷诺说道，“先生到那儿能找见一座赏心悦目的小楼，前有庭院后有花园。”

“哎！夏多-雷诺，”德勃雷则说道，“您只认您那又凄清、又沉闷的圣日耳曼城郊大街。别听他的，伯爵先生，您还是住到守塞·当丹大街，那才是巴黎名副其实的中心。”

“歌剧院大街，”博尚也说道，“第二层，那是带阳台的小楼。伯爵先生让人送去银丝缎子靠垫，他一边抽着土耳其长烟斗，或者吞食那药丸，一边观赏，将京城全景尽收眼底。”

“您没有什么主意吗，莫雷尔？”夏多-雷诺问道，“您什么建议也不提？”

“当然有了，”年轻人微笑着说道，“我是有个主意，不过要先等先生听听大家的，看看会不会被哪个出色的建议吸引住。现在，他既然没有应声，我想可以向他提议了：有一座十分迷人的小楼，完全是蓬巴杜尔夫人^①式的，在梅莱街，一年前由我妹妹租下，倒是可以提供给先生一套房

① 蓬巴杜尔夫人(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公开情妇，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保护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她的住宅装饰华丽，为洛可可风格。

间。”

“您有个妹妹？”基督山问道。

“对，先生，一个特别好的妹妹。”

“结婚了？”

“快有九年了。”

“生活幸福吧？”伯爵又问道。

“她是人间最幸福的女子，”马克西米连答道，“她嫁给了她所爱的男人，这个人名叫埃马努埃尔·埃尔博，在我们家遭难时，也一直忠于我们。”

基督山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

“我休半年假时，就住在他们那里，”马克西米连又说道，“伯爵先生如要了解什么情况，我和妹夫埃马努埃尔愿意效劳。”

“请稍等！”阿尔贝未容基督山回答，抢先高声说道，“您要当心，莫雷尔先生，您这样做，是要把一位旅行家，水手辛伯达关在小家庭的生活中，要把一个来游巴黎的人，变成一位家长。”

“哎！不然，”莫雷尔微笑着回答，“我妹妹二十五岁，妹夫三十岁，他们年轻、快活而又幸福；况且，伯爵先生如同在自己家中，随时都可以下楼见房主人。”

“谢谢，先生，谢谢，”基督山说道，“如果您肯给面子，将我介绍认识令妹和妹夫，我就很满意了。各位的建议，我全没有采纳，只因我已经有现成的住处。”

“什么？”莫尔塞夫高声说道，“您要下榻旅馆？那对您来说太乏味了。”

“我在罗马，难道就那么凑合的吗？”基督山反问道。

“那当然不是！在罗马，”莫尔塞夫说道，“您花费五万皮阿斯特布置